

重生于康熙末年

三

扶摇上

雁九◎著
FUYAO
SHANG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重生于康熙末年

扶摇上

雁九◎著
FUYAO
SHANG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生于康熙末年⑤扶摇上/雁九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5
ISBN 978-7-5461-0497-3

I. 重… II. 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9075 号

重生于康熙末年⑤转流年

雁九 著

责任编辑: 沈 杰 李玲玲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hsbook.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20 千

印 数: 00001—10000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61-0497-3

定 价: 2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六卷·清平乐（下）

第一百一十五章	新路	3
第一百一十六章	买卖	9
第一百一十七章	程家	14
第一百一十八章	剿“匪”（一）	19
第一百一十九章	剿“匪”（二）	24
第一百二十章	议婚	30
第一百二十一章	两难	36
第一百二十二章	走亲	42
第一百二十三章	挑拨	48
第一百二十四章	路眉	55
第一百二十五章	父母心	61

第七卷·扶摇上（上）

第一百二十六章	大定	69
第一百二十七章	历史	75
第一百二十八章	前程	81
第一百二十九章	淳郡王府	86
第一百三十章	纷扰	91
第一百三十一章	秘辛	96
第一百三十二章	户部	102
第一百三十三章	人际	107
第一百三十四章	嫁妹	112
第一百三十五章	进补	118
第一百三十六章	送妆	123
第一百三十七章	花烛（一）	127
第一百三十八章	花烛（二）	132
第一百三十九章	双朝	137

第一百四十章	回门	142
第一百四十一章	早春	147
第一百四十二章	规矩	154
第一百四十三章	上元	161
第一百四十四章	家事	168
第一百四十五章	远虑	174
第一百四十六章	查账	179
第一百四十七章	伊始	184
第一百四十八章	盛世	190
第一百四十九章	万寿节	195
第一百五十章	交夏	201
第一百五十一章	时疫	207
第一百五十二章	决断	214
第一百五十三章	端午	220
第一百五十四章	伤逝	226

第一百五十五章	夺门	231
第一百五十六章	怒意	237
第一百五十七章	往事	242
第一百五十八章	陷阱	249
第一百五十九章	猎物	254
第一百六十章	雨下	259
第一百六十一章	难解	264
第一百六十二章	莽十三	269
第一百六十三章	云散	275
第一百六十四章	紫晶	280
第一百六十五章	相求	285
第一百六十六章	危机（一）	292
第一百六十七章	危机（二）	297
第一百六十八章	危机（三）	302
第一百六十九章	危机（四）	308

第六卷

清平乐（下）



第一百一十五章

新路

珍珠会上白家二少爷白德喜的那一句“十万两”委实帮了曹颀大忙，他座位周围不少珠商听了都惊疑不定，既怕他出言相诈，又怕别家信了他的话写高了标价自家落选，所以不少人都咬着牙写了高出自己心理价位的标价。

于是，在这场投标里，排名前十的最低一家也出到十一万。

当魏信公布这个中标的最低价格时，各家反应不一。没中标的十六家自然都有些懊恼，因投机写十万带个零头的也大有人在；而中了标出价却比最低价高的珠商，也有懊恼肉疼的。

最为气结的就是杨明昌，他瞧了那托盘上的字，原想写“十五万”，却怕不保靠，自己又加了一万两，写的“十六万”，结果比最低价整整高出五万两！他一边肉疼，一边诅咒郑家兄妹狼心狗肺不帮他这个老父，心道左右珍珠秘方也到手了，回头非要教训下这对不孝子不可！

因全部是暗标操作，秘方是分别出示在中标珠商面前，而且原始方子只有一份，各人都是自己亲笔抄写了一份。有求稳妥的，自然是将那方子背得牢牢的，当夜就撕毁，省得有泄露的机会。

是否中标，大家都是只知自家不知别家，那中了标的更是丝毫不露痕迹。接下来的两天里，魏信依照曹颀的主意，安排众珠商在江宁游玩饮宴两日。众珠商有着急走的就走了，大部分人还是多多少少带着希望以后长久合作的心态，留下来和魏信套了两天近乎。

五月初八，送走最后一批珠商，魏信也得了空，向曹颀报账。除去七七八八的费用，整个珍珠会的收入是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两银子。

这也大大出乎了曹颀预料，他原觉得七八十万两银子就了不得了，自家珠场和茶园再经营个几年债务就可还上，现下看来，债务转眼就还清了。

无债一身轻，曹颀看了魏信报上来的账簿，长长地出了口气，脸上多了



些许笑意。那把悬在头顶的利剑终于移走，接下来几年里，再攒些家底，自己就算是彻底没有可担心的了。

魏信心里也是十分得意的，盘算的东西更多：“公子可知，这场珍珠会里六合钱庄共借贷了多少银子给珠商？”

曹颀笑道：“别卖关子，直说了吧！”

魏信凑过来，伸出一手比量了个八字：“整整八十万两。”

曹颀略有些惊奇，其实江南富庶，大富之家有百万两家产的比比皆是，但那些家产通常是由房产、田地、古董物件等许多固定产构成的，家里有现银几十万两的人家都不算太多。虽然六合钱庄号称江宁第一钱庄，但从曹颀他们收集到的资料看来，六合钱庄的资本并不特别雄厚，要不然周遭这些官宦早就开始打江家主意了。虽然韩江氏母族那边有些官场上的关系，但是若是家底实在雄厚，就凭那些关系也未必能够挡住别人的贪婪之心，何况如今当家的还是个年轻寡妇！

“看来倒是咱们小觑了她。”曹颀摇了摇头。

当初曹颀答应让江家拿三万两“入场费”揽下这笔为珠商贷款的生意，不过是顺水推舟，却也不无试试江家家底的意思。之前签订的条款款，可都是六合钱庄为这次珍珠会承担担保与风险的。没想到他们的的女东家还真有几分魄力，很是痛快地接受了那份看似很不平等的条款。彼时，曹颀和魏信根据得到的情报分析，以为江家最多也就能拿出五六十万两现银。

“八十万两。”魏信咂咂舌，“小的派人去打听了，江家其他生意根本没受影响，这八十万两竟是轻轻松松拿出来的！原来外面都传他家百万家产，如今小的看，光现银就百万不止了。没个一百五六十万银子，一个钱庄敢这么拿出八十万两借贷？”

曹颀见他目光闪烁，满是算计，不由戏言道：“你打的什么主意？难道要去打劫他家？”

魏信摇头道：“公子说笑了，小的便是有那贼心也没贼胆。不过却是有个别的道子，还是前些日子与公子提过的那个意思，想法子拿他们家的银子盘咱们的生意。”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细细解释给曹颀听：“过些时日，外面的海船就该陆续到广东卸货了，十三行也有讲究囤货的。原也不是什么大把戏，不过是货多价低的时候囤下，货少价高的时候卖出去，赚个倒手的利钱。这固然

瞧的是眼力，却也是在拼家底。谁有银子谁囤得多谁赚得就多，还得不怕压银子。这三四年，咱们的买卖本钱不多，这囤货的生意并没敢自己做，不过依附些大户小打小闹赚点零头，若是现在咱们能挪来江家的银子，小的保证能给您赚个盆满钵溢！”

曹颀微微思索，问道：“囤货，风险会不会太大？本钱压住了不说，一旦行市不好，多少货都赔在里头。”

魏信道：“公子说得是。但广东的囤货和别处不同，都是些洋货，那些巧件物什不提，不少金银锻造，便是化了铸些别的，也是值钱的。而且只要不是吃食衣料，放不腐、存不坏，若本地行市不好，转运外地卖去，不过多搭些运费，也不会赔在手里的。只是差一个压本钱，要不怎么想着压江家的银钱呢！”

曹颀想想也是这么回事，一年运往广东的洋货数量都是有限的，没那么多货源，就不会出现挤兑市场的情况。而且，就算广东本地供大于求，就整个中国而言，需求量仍远远大于供应量。到时候转运出去不过是少赚些罢了，赔本的可能性确实很小。

如今，曹家虽然一举得了百万两银子，却是要去还债的。若要做这生意，还得找江家这样的。无论从资产数量上看，还是从家世背景上看，江家都是合适的合作伙伴，其实也不用欺他们，只需让六合钱庄为他们提供低息贷款就可以。

曹颀也在心里做了盘算。如今有了这珍珠会收入的银钱，曹家外债基本上能还得利索，三年内珍珠园和茶园的利润还是曹家的，有没有必要涉足囤货这个行业？是稳稳当当赚钱，还是冒些风险赚大钱？然而他很快想到李煦那边，照李煦现下的做法，说不定没几年李家就先垮了。曹颀虽然没兴趣替李家谋划，更无意于替李家买单，但是毕竟是至亲，李家真有什么，曹家也跟着倒霉，这不是轻易能摘出去的，到最后少不得要破费，还是手里多攒点银子有备无患得好。

曹颀揉了揉太阳穴：“是条好路。但总有些风险，还得从长计议。这次珍珠会顺利结束，理当开个庆功宴，就定在明儿吧，大家热闹一下。江家算是跟咱们合作的，请他们也来，到时候可以商议一下咱们这事。”

魏信点头称是，两人又商量了怎么做这席面，怎么和江家谈借贷。直到商量妥当，方才散了。

回到府中，曹颀将那些银票分成几份，杨家的十六万两单独拿了出来，这个是准备留给郑家兄妹的。其他的还剩下一百二十七万七千两，留下一百二十万两的整数，其他的七万七千两也单拿出来，这个是留给魏信那边的。这次魏信回江宁，把广东那边生意的本钱利钱拿回不少，还是应该补上些。那留下的一百二十万两曹颀用匣子装了，带去了开阳院。

开阳院正房里，只有曹寅在，李氏去了西府探望号称生病的兆佳氏。

曹寅披着衣服坐在炕上，虽然仍很消瘦，但是脸色却红润了很多。望着儿子递过来的小匣子，他简直有些不敢相信，竟然是满满一匣子银票。他粗略看下去，决不是几十万能够打住的。

“怎么会这样多？”曹寅放下小匣子，惊诧地开口询问。

曹颀回道：“商人趋利，若不是咱们要用钱，再抻一抻他们的话，还不止这些。这里是一百二十万两，父亲，够平亏空了吧？儿子问过曹方，今年春茶已经上市，剩下了二十多万银子，亏空那边还剩下一百一十余！”

曹寅点了点头，长吁了口气，望着儿子，脸上也多了不少欣慰。若是没有儿子早年的筹划，这三百万两银子的亏空，就算是曹家倾家荡产也难以还清。不过，却也隐隐地存了愧疚，自己未能给儿子攒下家底，反而累得他为曹家亏空费尽心思。

曹颀想起去了苏州的庄常，抬头问道：“父亲，对于苏州舅父那边，您有何看法？”

曹颀也是想求个稳妥，眼前自家亏空马上就能够平了，但千万别受他人连累。李家如今与总督府结亲，风头渐盛，这样下去难免取祸。且不说那噶礼与九阿哥是姻亲，与太子那边也是不干不净的联系；就说李煦如今的职责，康熙怎么会愿意他与督抚等人走得太近。他本来就充当上面的耳目，监察江南官场的，这般将自己搅和进去，只会落得里外不是人。

曹寅听儿子提到李煦，眉头微皱，想起前几日李煦到访之事。

那日，李煦来江宁，在参加总督府的寿宴前，曾先到过织造府探望过曹寅。言谈之中，露出几分自得来。曹寅以自家为例，再次开口提醒李煦注意亏空之事。

李煦却没有丝毫忧虑，当初是为万岁爷南巡落下的亏空，如今有盐课的钱补上，不是刚好吗？反正都是皇家的差事，万岁爷还会追究不成？再说，

之所以安排他与曹寅轮流兼管江南盐课，不正是为了让他们早日还上亏空。

其实，在李煦心中，对曹寅用自家银钱还亏空之事，多少有些不满。总认为，这般做作，只会显得曹家忠心，却让其他人家难做！有几家有曹家这般的家底，能够说还就还上的？

这江南地界上，对万岁爷忠心的奴才又不止曹寅一人。想他李煦，也是少年伴驾，忠心了一辈子，然却始终被曹寅压了一头。说起岁数来，他比曹寅还年长几岁，窝在苏州织造的位置也将近二十年。曹家出了个铁帽子王福晋，还要迎娶一个郡主，李家子女哪里有这般恩典？想到这些，李煦再听曹寅的劝告，就越发觉得刺耳。再想到曹家守着几处茶园子，金山银山一般，自然站着说话不腰疼。李煦说了几句负气话，最后，两人不欢而散。

曹寅将那日两人见面的情景，对曹颀说了，父子两个也没有其他法子。虽然他们的个性都是不喜张扬，但是别人未必会愿意如此。

曹颀仔细回忆了后世所知，好像曹家在雍正朝获罪的原因，有一条就是在李家抄家时，帮着私藏了财物。若是以后李家真有那么一天，过来人求母亲，那母亲怎会拒绝？不行，这简直是隐患！就算自己万一没能逃脱早亡的命运，但是为了母亲的后半生，还是提前筹谋些为好。

思量了一会儿，曹颀提出自己的建议：“父亲，外祖母膝下只有母亲一个，又没有其他骨肉，是不是也该接到咱们府上，让我们尽孝！”

曹寅看了儿子一眼，明白他的用意，不禁有些皱眉，高声喝道：“李家，到底是你的母族！”瞧儿子这安排，竟似做了最坏打算，以避免李家因为高氏太君的缘故牵连到曹家。虽然是为了保全家族，但是人情这般淡薄，实在让曹寅有些心寒。

曹颀心里有些恼，但因曹寅身体不好，不愿意跟他顶撞，仍很是平静地看着父亲，说道：“这天下哪里有永不衰败的世家？就算是昔日权倾朝野的索额图与明珠，也保不了其家族长盛。江南官场，势力纵横，像父亲这般避身其外，还免不了有人倾轧；而似舅父这般掺和，能够有什么样的下场，难道父亲想不到？若是保住曹家，就算是李家没落了，我们可以拿钱给地，安顿他们的家人生计。若是被牵连其中，那又有谁能够对咱们施予援手？”

这番话说的却是实实在在的道理，曹寅心里明白，脸上却有些放不开。难道自己活了半辈子，还用他这个做儿子的来提点？刚皱起眉头，想要再训斥他几句，视线扫过那匣子银票时，曹寅终是没说出话。

看到儿子年纪轻轻，却竟比自己这个做父亲的还勘透世情，曹寅不禁生出几分怅然。

一时之间，父子两个都没有说话，屋子里有些静寂。正巧，李氏从西府探望兆佳氏回来，见到儿子也在，很是高兴。因银票还未收起，李氏见了忍不住唬了一跳。虽然曹颀说了是珍珠会上赚来的，她却仍是有些不放心。曹寅开口叫她不要跟着操心，这边他们父子自然会料理好。

李氏知道儿子这段日子忙，忍不住拉了他的手，仔细打量，确实是没见他太显疲色，才松了口气。想到晚上做了佛手海参与罐儿鹌鹑，李氏便留曹颀在这边用饭。

曹颀虽与曹寅有些别扭，但不愿意违了母亲的意，点头应了。李氏又打发人去春暖阁请曹颀，一家四口，一起用了晚饭。

次日，临江楼停业内部庆典。大堂里摆了十几桌席，请的是曹家、魏家、江家为珍珠会出力的管事仆从以及临江楼的人，二楼雅间里设了两桌席，用屏风隔开，屏风内是韩江氏和郑沃雪，曹颀、魏信、郑海、曹方和江家几个大管事在外桌坐了。

几句客套的开场白过后，大家开始推杯换盏。酒过三巡，曹颀向曹方使了个眼色，曹方便和郑海起身，约江家几个管事下楼去跟伙计们喝酒。屏风内郑沃雪也向韩江氏告罪，说要出去解手。

韩江氏知道必是曹家有事相商，当下叫自己的丫鬟也跟着一起出去了。外面六合钱庄老朝奉、韩江氏的舅公程文魁见了，也知其意，便叫人打发了那几个管事出去，自己留下。

包厢里只剩下了曹颀、魏信、程文魁和韩江氏四人。

曹颀和魏信相视一眼，正待开口说话，屏风内韩江氏却抢先开口：“这次蒙曹公子与魏五爷不弃，让我们六合钱庄参与这桩大生意，小妇人感激不尽，大恩必当后报！这盏酒先干为敬，还盼以后两位多多照拂我们。”

第一百一十六章

买 卖

江宁，临江楼，二楼雅间。

韩江氏在屏风里说了请曹颀与魏信两人多多照拂，外边的程文魁也笑着向两人举杯。曹颀两人陪了一杯，心下有数，这韩江氏仍是急切地寻找靠山呢，只要她还有求于曹家，这下一步的借贷就好办。

曹颀撂下酒杯：“韩夫人却是客气了！合作合作，讲究的就是双方共赢。这次的珍珠会，六合钱庄鼎力相助，曹某也是晓得的。日后若有机会，自然首选与六合钱庄合作。”

韩江氏笑道：“如此便多谢曹公子了！曹公子远见卓识，小妇人实在佩服得紧，日后还得仰仗曹公子多多点拨我们。若曹公子、魏五爷有什么事用得着我们的，敬请开口，我们必竭力而为。”

曹颀说了声“夫人谬赞了”，魏信又笑着接口道：“正是这个理，大家都在江宁地界上，少不得有相互用得着的地方。”

程文魁也笑道：“老朽倚老卖老说上两句，魏五爷说得正是呢！江家底子薄，却也有几处小店营生。二位若不嫌弃，那珍珠茶叶什么的放咱们铺子里，咱们不让二位操一点儿心，定给您翻出好价钱来。”

曹家的珍珠，除了供奉到宫里些，其余都放到广东十三行去了，除了是为卖得好价钱外，也是为了保住这养珠的法子，不被泄露出去。如今珍珠会一开，各地皆知，曹家的珍珠想来也就不必遮掩出售。江南富庶，民间购买能力也很惊人，江家没能掺和到养珠里，便想做珍珠专卖的生意，抢占市场。因曹家在江宁并无商铺，他们这才想做这个总代理。

曹颀心里明白，那茶园一桩就不知道引来多少人觊觎，珍珠哪里还敢张扬？曹家这珍珠会在江家看来热闹，但实际上对业外也是封闭消息的，尽量保持低调，这不止是曹家自我保护，也是在保护那些买方子的珠商。



当下，曹颀很是客气地说道：“多谢程掌柜为曹某谋划。这点生意也算不得什么，实不劳费心。”

那程文魁还要再开口，魏信眨眨眼，插言道：“其实这次咱们合作的着实不错，六合钱庄确实讲信誉有底子。既然程掌柜想着咱们再合作，我这里倒有盘生意，不如给了你们吧！”

程文魁做了个请讲的手势，魏信道：“我在做笔大买卖，需要些现银周转。不知道六合钱庄借贷与我，利银收几何？”

程文魁没有回答，反而是屏风里的韩江氏开口道：“这是魏五爷瞧得起我们了！只是五爷也知道，我们刚刚替那批珠商垫付了几十万两银子，手里也没那么多现银，不知道五爷所需多少？”

魏信一笑：“六合钱庄的财力，我还是知道的！其实我借得不多，不过五十万两。”

程文魁不由动容。曹家公布的暗标底价还是十一万两呢，十家买方，那就是百万白银。刚刚得了这么多银子，又要借五十万，想来是笔极大的生意。

屏风内，韩江氏也是一样的思虑。她微微沉思片刻，忽然道：“既然五爷这般说，想必手头不甚宽裕。小妇人手里还有些闲散银子，也不说借与公子的，只当出份子本钱，回头五爷拢了利回来分小妇人几分，五爷既免了借贷的麻烦，小妇人也能得几两胭脂水粉花销，可好？”

曹颀与魏信皆暗暗点头，这女东家着实厉害，这就要插一脚进来了。

魏信抿着酒，慢悠悠道：“韩夫人也不问问魏某什么生意，就肯襄助本钱，魏某惶恐。这若是折了夫人的本钱，却是不好。”

韩江氏笑道：“这江宁城中，谁不知五爷是有本事的？小妇人有什么担心的，只愁魏五爷不肯提携小妇人罢了！”

魏信问道：“不知道韩夫人能出多少两本钱，要分多少利银？”

韩江氏道：“魏五爷既然要五十万两，小妇人就出五十万两。利钱么，那也要看魏五爷多久回本了，年底回本，小妇人占五成利。若是三年回本，小妇人占六成利。五年以上，另当别论。”

曹颀一口酒险些呛着，这可真是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亏她想得出！

魏信也忍不住大笑起来：“韩夫人莫非拿我们说笑不成？别说您出五十万两，就是出五百万两，也不到我们本钱的三成，倒想分五六成的利！罢了，你这点私房钱还是留着买花粉吧，魏某可不敢用了！”